



走過奧運的日子——天文數字話版權

7月初，東京奧運香港版權擁有商Dentsu來到香港，繼續推銷2020年奧運版權。去年叫價是7,000萬美元擁有東京及巴黎兩屆的奧運播映版權，但到目前為止，仍未有香港電視台購買；現時距離明年7月24日奧運開幕還有371日，Dentsu開始改口風了，表明大家可以還價，即是還有議價空間，但應還價多少呢？回看上一次巴西里約奧運，TVB已是本港最具賺錢能力的電視台，亦要虧蝕整個版權費2,000萬美元（約1億5,000萬港元）。

這次Dentsu約見香港奧委會及TVB、Now TV、RTHK港台，各家電視台都表示有興趣，但基於版權費實在太高，因此也全沒有還價，原因大家都明白，無論版權費多少，也會是全虧蝕，而這個數目實在不少，即使還價最少也要兩億港元。Dentsu也明白香港的情況，不斷建議：你們應該找政府資助去購買版權，或者跟香港以前一樣，由電視台之間合資，像2008年前TVB與ATV是合資購買版權，之後各自製作節目；香港目前有4間免費電視台（TVB、Viu TV、iCable及RTHK），另外還有多間收費電視及網站，如果大家能合資購買，應該足以應付。對！大家合資，這當然是個好辦法，但問題是，該由誰來作牽頭呢？

亞洲區中國、日本、韓國3個地方過去轉播奧運是這樣的：日本組成一個叫Japan Pool組織，由政府台NHK牽頭，各電視台各自派工作人員到奧運現場參與報道，而項目則由各電視台抽籤協商，所轉播的項目就不會相同，但開幕禮及

閉幕禮則會同時一齊轉播；韓國也有組成Korean Pool，3間電視台也各自派工作人員到奧運現場製作節目，不同的是，韓國電視台則各自製作，不分配項目，造成很大競爭，有時3個電視台會同時轉播同一個項目，這就跟當年香港TVB及ATV一樣，鬥個你死我活；代入現時香港的情況，若各電視台可各自選擇轉播項目，那大家一定會選擇李慧詩單車決賽；還記得2009年東亞運動會時，香港打敗日本奪得東亞運動會足球金牌，香港各電視台都一同去轉播同一場的足球賽，那樣缺乏多元化的編排真的好嗎？尚記得當時有很多觀眾投訴無權選擇收看其他項目，只照顧到單一觀眾族群的需要；至於中國內地，則由CCTV中央台主導，也有分配給內地一些主要電視台轉播，北京台、上海台及廣東台，其他地方也派一些工作人員到奧運現場參與拍攝花絮等。

其實亞洲區奧運版權在這幾屆贏得這麼厲害的原因，主要是亞洲區一些地方電視台自己競爭激烈造成，如香港2008年北京奧運，香港TVB及ATV合資125萬美元買得版權，一屆後2012年倫敦奧運iCable出天價1,616萬美元，足足是北京奧運13倍購得，中國內地也一樣被國際奧委會叫價，由2008年付787萬美元購得北京奧運播映權，及至東京及巴黎兩屆則要4億5,000萬美元，中央台已經3年前簽約了，試問如果沒有國家政府支持，又怎有這樣的能力去購買呢？



■2020東京奧運吉祥物。作者提供



他們愛香港，讀中文！

升中派位結果，大角咀鮮魚行學校兩個基層學生收到派位證，其中一個非華裔女生，獲派第一志願入讀真光中文書院，不止自己開心，家長更加為之喜極而泣，其他出生後就自然學懂中文的同學，羨慕之餘，今後大概也受到鼓舞加倍努力吧。

獲派位證入讀真光的冰冰（Sheema Hussain），父母分別來自菲律賓及巴基斯坦，這個五官清秀的聰明混血小女生，早就在自己筆記本裡立下宏願，定下學習三大目標：「英文要拿狀元，中文比上次進步，數學考試超過九十分」，對那年紀的小學生來說，也可說「壯哉此志」了。終於，有志者事竟成！

父母是住在唐樓的基層，可以想像學習環境也不會像普通人家那麼理想，所以冰冰感激老師平日課後容許她留校溫習，而且為她輔導至晚上六至七時，假日還可隨時還就她自己需要回校做功課，現任校長施志功

承前任校長梁紀昌的教學精神，勉勵學生的八字金句是「追求知識，克服困難！」

上一輩外籍人士學懂中文，從來沒有懶音，看他們在電視出鏡粵語發言時，大家早已證實，如冰冰的新一代也不少，有回在圖書館內，看到兩個巴基斯坦女孩在埋頭做功課，原來為「我的志願」作文，好奇問男孩，可不可以給我看看一下，他爽快把卷子遞給我，開首第一句就是「我愛香港，我的志願是做一個警察，為社會除害」，說他寫得好，他眼瞶指着對坐的女孩子說：「我妹妹好過我，佢作文貼過堂！」粵語流利，「我」字就不會說成「啊」上聲。小女孩聽他哥哥讚她，害羞縮肩掩着健康膚色透紅的蘋果臉。他十三歲，她十二。



■女兒獲派名校，媽媽開心透了！ 作者提供



畢業是人生的洗禮

又是一年畢業季。小學、初中、高中、大學，陸續迎來畢業季，這使得人生更加完整。畢業時有歡笑，有淚水，有別離，有回憶……在校的時光鐫刻了人們獨特的記憶。因為網絡的發達，或許這個時代，已經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別離。但是，時光卻不知不覺遠去了，還好青春仍在，背上行囊，繼續前行。

相聚太短，還沒來得及品味，畢業生已各自遠走天涯。盡情揮灑過的青春，開始變得蒼老，繁華殆盡，同窗還能再相見嗎？那時在乎或者不在乎的人，回憶裡都不能缺少，因為他裝點着你的青春。每一個人都是別人眼裡的風景，或許不入你的眼簾，但至少有一個人在乎他的存在。

畢業時節，相逢又相別，歸帆又離岸，既是往日歡樂的終結，又是未來幸福的開端。有過激烈的辯論，有過無聲的競爭。緊靠肩頭，緊握雙手，擁有一個共同理想，發出一個共同的心聲。無論是得到的，還是失去的，一切都將留在記憶的最深處。無須失落，我們依然可以一路高歌，讓六月的驕陽，永遠見證無悔的青春。

踏在青春的節點上，從彷徨、青澀、無知到穩重淡然的優雅。為了事業亦或生活，我們不再憐惜逝去了的。有人說友誼如酒，愈久愈醇香；有人說，時間會沖淡一切，那些漸行

漸遠的終是陌客天涯。忘不了，曾經的寒暄嬉鬧，翹課貪眠，一起背包親山戲水的日子；曾經的矛盾與默契，都是今日揮灑思緒的快樂與幸福。

不曾考慮過別離，就不得不揮手說再見。最不願，親見離愁，如今離別浮現在眼前；最不堪，依稀往事，一切浮現如昨日。當初，不止一次地幻想離開時會怎樣的歡欣雀躍，直到這一天真的來臨，觸痛自己內心最脆弱的琴弦，才知道，其實不想走。也許，收穫的有成功，有失敗，其實真正的收穫，卻叫成長。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可我們還是有緣千里來相會。既然我們有緣相識於昨天，走進彼此的生命，那就讓我們用真情抒寫美妙的青春，用進取記錄輝煌的青春，用崇高追求無畏的青春。漫漫人生路，且行且珍惜。此時，與堅強同在，與奮鬥同行，與快樂相伴，不斷抒寫人生新的樂章！

別宴將至，離歌漸起。離別宴，分手飯，兄弟情、姐妹情、愛情等各種感情開始接受考驗了，對於風華正茂的青春，感情在這第一時間是最好的黃金佳期，是對青春最好的告白！



挺身而出的記者

在沙田新城市廣場爆發了警察和示威者激烈衝突，一名落單的警察，被暴徒從後面踢下扶手電梯倒地，十數名暴徒湧而上拳打腳踢，看到此幕的短片，真不忍卒睹，幸好有兩三個記者撲前阻止，其中一個還奮不顧身，伏在警察身上，為他擋雨傘、頂拳腳，危險這一刻，人性的光輝刺那閃閃亮，他就是無綫電視的攝影記者。

那天在水衝擊混戰，有示威者跳天橋逃走，又有記者與幾位警察聯手，把該名年輕人拉回天橋，救回一命，有說參與救人者又是無綫電視台的攝影師。

記者的職責本是採訪，記錄實況，但看到生命受威脅時，暫停採訪，保護生命，或者兩者兼行（該名攝影記者用身軀保護警察時，並無放棄錄影），這是可尊敬的記者。然而，正因為無綫新聞報道客觀，該台記者在採訪工作中，受到示威者的侮辱辱罵，這是令正義大眾感到氣憤的。

曾經看到一段短片，心裡久未平復，示威者包圍着無綫電視台的攝影師，不停用激光射向他的眼睛，欺凌辱罵達數分鐘，攝影師戴上墨鏡躲避激光，示威者轉另一方向激光夾攻，攝影師相當克制，任照任罵，不惱不火，面對瘋狂，也只能如此緊守崗位，他們的專業精神，值得我們尊敬。看到這一幕，身邊的朋友說，可以報警啊！講完又覺得自己白講了，警察比記者還要受屈。不過，我們還是選擇相信法治。

無綫電視的新聞主播金盈回應網民，讀新聞的訓練，就是要中立將事實報道；看一件事要全面，就是要看多間傳媒的報道。這有什麼錯呢？也遭網民圍插。藝人馬國明出席商場宣傳活動，又遭圍堵，為什麼呢？只因是無綫藝人。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無綫這樣中立的傳媒，這幾年遭反對派的不停抹黑造謠，煽動對立情緒。但願我們在前線的新聞工作者，不畏暴力，緊守崗位，繼續以專業精神服務社會。



百家廊

付秀宏

柿花初開，將白雲的腳步勾了一下，陽光不由得一陣咳嗽。我靜靜看花時，突然發現，柿花的臉兒竟嬌艷得一片鮮紅。其實，柿花只是黃白相間，帶點兒橙或紫，因為陽光照射充足，小鐘似的花形中盛滿了夏的鮮紅。

柿花，很多人不知道開在入夏時節；甚至有些人認為，柿樹不開花，實無花果果一樣，果就是花，花就是果。其實，柿花只是開得小一些，又掩映在油亮油亮的柿葉間，花有些不起眼。但它在人們不經意中，用擁抱方式像細浪一樣衝進夏的韻律，熱烈而明亮。

柿花因為細密，似乎着了魔，不斷喊着過往的白雲、陽光，與它一同對詩，因為雲有翅膀、光有金針，相互對詩的時候——柿花睜着眼睛憧憬着，就像自己也在飛翔、自己也在播撒一樣。一旦原本不是角色的事物進入了角色，大自然背景下的花花草草都變成了詩人。看那一枚柳枝，說是借雲、光的詞牌，也一起來歌吟六月的。六月詩會，雖然更多的是心會，但空氣中佈滿了詩的柳葉韻兒和柿花味兒。

柿花四瓣兒，溫潤，肉乎，像一盞盞小型玉飾，耐讀，類似薛寶釵的性格，從容不迫，大方得體，不似桃花、梨花那般嬌俏誘人。這樣的風致外形，耐力了得，交會又很富熱情，足以領會初夏的雲、光對它的滋養了。響晴的日光也嘗試擁抱柿花，真摯而狂野，可它輕輕推開，示意不要這麼用力。在南方有些地方，把柿子叫做「柿花」，吃柿子叫「吃柿花」。我猜想，可能因柿子的果實更像大的花朵，抑或柿農從心底喜愛紅彤彤的柿果，就親暱地喊它「柿花」，像叫他家二閨女似的。

「柿花朵朵初開眼，串串新黃樹相牽。」串串新黃，多像熟睡的孩子，卻激活了我對夏的一切遐想：柿花像古詩一般耐人尋味、暗香襲人，猛然回頭就會到夏的朗潤明快了。柿花在月下的檸檬黃情狀最美，窗外的柿樹上掛了一張大的蜘蛛網，像露天電影的銀幕，月光停在那裡，閃耀着令人感動的光，柿花自己——在這種情境下也很癡醉吧！

閃耀着令人感動的光，柿花自己——在這種情境下也很癡醉吧！花開在屬於自己的節氣裡，至誠挺脫，當仁不讓，真的很迷人啊！

當柿葉、柿枝肥起來，枝葉的光澤也鼓脹鼓脹的。柿花開時，透着黃幽幽的影子，重疊了又重疊，然後輕輕笑着，還有深深淺淺的淡黃色——也跟着跳舞，真是步步生香了。說真話，特別想念老家院子西側的兩棵柿子樹，尤其是柿子花開的五月六月，那種景象甚至美過樹上柿子挨擠擠的場景。你應該知道，柿樹是落葉喬木，它的枝幹生得很高。炎夏裡，柿樹長滿碧葉，枝幹撐開的巨傘，使院落處在濃蔭之下，那是我兒時納涼和遊戲的好去處。大雨過後的柿樹，從樹幹到枝葉，看上去非常亮麗，在陽光下蠟皮不斷閃耀着。我覺得這美的景致，如同村姑健康的身影和爽朗的笑容——踩着雨後的水窪走過，是那麼動人。

老家房子的老柿樹，說不清是什麼時候栽的，樹幹有缸口般粗，樹枝早就高過屋頂了。柿子似熟非熟，總記得我第一個爬到樹上，熟一個摘一個。父親找出頂端綁有兜兒的長竹竿，笑意盈盈地站在樹下採柿子，有的年份柿子多時要用木梯。母親則將那些發硬的柿子，削了皮放到太陽下曬曬，假以時日，柿子由紅變黑，個頭由圓變扁、由大變小，柿餅就做好了。柿餅嚼到嘴裡，有着獨特的陽光流蜜般的甜味。柿子熟時，街市賣主很多，通常在竹篩裡盛着紅柿子。曾有一位風姿綽約的賣柿姑娘，叫「糯柿花」；一個「糯」字，把姑娘的言談、舉止和脾氣說得沒法比了。有些小伙子邊吃邊笑邊看姑娘，沒完沒了地跟人家聊。很多小伙子放出話：能娶上「糯柿花」，就是天天喝涼水心裡也甜呀。

《藝海流金詩畫浙江行有感》

由國家文化旅遊局主辦的「2019藝海流金，詩畫浙江」邀請內地與港澳文化藝術和旅遊界一百餘人前往浙江參訪，分為文博、藝術、旅遊三組，向杭州西湖起步，第一天在欣賞張藝謀的「最憶是杭州」後，次日分組參觀良渚博物館、中國絲綢博物館、中國美術學院、浙江音樂學院等，第三天考察阿里巴巴、魯家村……接着到擁有1,300年歷史的古鎮——烏鎮，住宿枕水酒店。「枕水」顧名思義，它是以小水環繞，依水而居的水鄉風情小鎮，歷史上著名的京杭大運河即繞道於此。漫步烏鎮，小橋流水蜿蜒，楊柳依依低垂，詩情畫意從心底油然而生。

據聞，聯合國專家考察小組來此，譽烏鎮為中國古鎮保護之「烏鎮模式」。我認為烏鎮模式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它是在1,300年歷史的文化底蘊上，用現代企業的管理方式，用心經營的成果。

走出水鄉的無邊詩畫，我們一行前往下一站寧波；不到寧波不知道寧波港口的貨物吞吐量已雄踞世界第一！今天國家嶄新的國力傲然展現於世界。回顧40年前，神州在一片廢墟中，要文化沒文化，要知識沒知識，要人才沒人才，但就在這短短40年間的發展，可說是石破天驚！除了人人都想要過上好日子的慾望結氣成勢以外，請別忽略了，32年前（1987年）台灣開放外省人回鄉探親，那股浩浩蕩蕩回鄉的潮流中，最多的就是那些不怕死的老兵，一批一批台灣的外省人回到了他們朝思暮想闊別40年的鄉土，那像是一陣一陣溫暖的春風吹進了大陸。如是者，緊接着許多的台灣同胞、香港同胞、海外華僑憑着一顆飽滿的中國心，把大量的知識、技術、錢財注入內地。上世紀90年代盛行的一句話「與國際接軌」現在已漸消失，因為國家已經與國際緊密接軌了。舉一個現存例子：進入酒店房間，床頭燈下預備有一瓶古龍水，方便我們隨時在房內噴噴香氣，又如：舉辦的晚宴是西餐自助式，會場前方有個小舞台，有一組身穿白色輕紗的少女在拉小提琴，場地兩側有半圓形沙發，中間有幾張高腳圓桌，方便客人拿着酒杯聊天，是以站立交談為主，客人拿着酒杯要吃多少食物，自己隨意拿，或坐或站自由自在。又如，馬路旁的加油站前有二、三個涼亭，不時噴灑出冷冷的白色霧氣，無論太陽有多曬，只要站在涼亭裡，那感覺就像是神仙。

中國近180年來的苦難，如今這塊神州大地平地一聲雷，拔地而起，到處都在建設，都在招商引資，成為一股強大的國家生命力！



■香港藝術發展局大會委員陳建彬擔任團長帶隊。 作者提供

柿花綻後夏滿天

閃耀着令人感動的光，柿花自己——在這種情境下也很癡醉吧！花開在屬於自己的節氣裡，至誠挺脫，當仁不讓，真的很迷人啊！

當柿葉、柿枝肥起來，枝葉的光澤也鼓脹鼓脹的。柿花開時，透着黃幽幽的影子，重疊了又重疊，然後輕輕笑着，還有深深淺淺的淡黃色——也跟着跳舞，真是步步生香了。說真話，特別想念老家院子西側的兩棵柿子樹，尤其是柿子花開的五月六月，那種景象甚至美過樹上柿子挨擠擠的場景。你應該知道，柿樹是落葉喬木，它的枝幹生得很高。炎夏裡，柿樹長滿碧葉，枝幹撐開的巨傘，使院落處在濃蔭之下，那是我兒時納涼和遊戲的好去處。大雨過後的柿樹，從樹幹到枝葉，看上去非常亮麗，在陽光下蠟皮不斷閃耀着。我覺得這美的景致，如同村姑健康的身影和爽朗的笑容——踩着雨後的水窪走過，是那麼動人。

老家房子的老柿樹，說不清是什麼時候栽的，樹幹有缸口般粗，樹枝早就高過屋頂了。柿子似熟非熟，總記得我第一個爬到樹上，熟一個摘一個。父親找出頂端綁有兜兒的長竹竿，笑意盈盈地站在樹下採柿子，有的年份柿子多時要用木梯。母親則將那些發硬的柿子，削了皮放到太陽下曬曬，假以時日，柿子由紅變黑，個頭由圓變扁、由大變小，柿餅就做好了。柿餅嚼到嘴裡，有着獨特的陽光流蜜般的甜味。柿子熟時，街市賣主很多，通常在竹篩裡盛着紅柿子。曾有一位風姿綽約的賣柿姑娘，叫「糯柿花」；一個「糯」字，把姑娘的言談、舉止和脾氣說得沒法比了。有些小伙子邊吃邊笑邊看姑娘，沒完沒了地跟人家聊。很多小伙子放出話：能娶上「糯柿花」，就是天天喝涼水心裡也甜呀。

甜呀。後來，每年柿子熟時，人們總會憶起那個叫「糯柿花」的姑娘，不知最後她嫁到了哪裡？

諒起上小學時，我特愛吃柿子，所以對柿樹開花有一種期待，當柿花鵝黃鵝黃地綻開在夏天裡，一朵一朵像小燈籠一般嵌在柿葉裡，既親密又有距離，真是美呆了。柿花綻放後，我喜歡每晚在樹下眼巴巴地仰頭看幾回，等着柿花謝了，生出第一個果子，然後一個接一個地長，最後由青綠到微黃到熟紅。這時，我怕我的心哪，因為快樂而變得無用。

在盛夏漸漸進入尾聲後，柿子卯足了勁兒，豐盈充實，等待冬日裡用嫣紅——來照亮柿樹，飽人食慾。金黃、粉白的柿花已過過繁華，終將夢境變成了紅色的現實。我甚至想到，柿堆裡放入了酸木瓜或蘋果，柿子悄然變得軟糯香甜。拉回思緒，再看眼前漫山遍野的柿花，開得像滿坡繁星一樣，像在暗示着微小的螢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也。此時，柿葉上的蟬聲還沒有聒噪，只是拉上一兩句長弦，淡藍色的霧氣漸有些濕熱。山谷中的柿樹、遠處的村落，都還在塵世中沒有醒來。

當霞光像燃着了綵緞般的柿樹，我想也一遍遍將柿花的初心照亮。最為真切感受是，孕育之後的跋涉開始了。而今，田野只是強烈地肯定着柿花的芬芳；後面，我的祝福將淹沒在柿花墜落、果果成形的盛夏巨流中。柿子踏着鏗鏘的節拍，一步一個腳印，不怕時間飛逝，靜心釀出人間美味。柿花開後，柿樹變得明麗磅礴起來，像山間一匹奔跑的駿馬，甩尾抖擻，伏飲河水。振翅的蜜蜂飛過柿樹，閃耀着金屬般的質感，去尋找新的蜜源。那些戴草帽的柿農在汗流浹背地忙碌着，而他們身後的那條溪流，吹出的哨子格外響亮。

我還是執拗地追尋着柿花開後的足跡，在一次次夢中、一個個多霧的早晨或者夜裡；尋找夏天和柿子樹，還有蜜蜂牽動過的雨縷風煙。但是，夏天已變成綠色的海洋，藏下了小小青柿的氣場，只有時光淡然不語，在這豐滿且靜謐的夜裡，我翹首盼望……

永遠不變是鄉戀

管從小就離開她在外地生活，但是當我回到她的身邊之後，她對我的寵愛不減反增。在那個缺衣少食的年代，外婆沒有多少錢，買不起好衣服給我穿，有好吃的東西卻總是悄悄給我留着，若是周末逢上當場天，外婆就會帶我去趕場。那時外婆帶我趕場唯一的場就是龍門場。從外婆家到龍門場只有幾公里，但全都是土路，沒有自行車，沒有汽車，年邁的外婆和年少的我每次都要顛簸，慢悠悠地走上一個多小時才能到達。

外婆喜歡帶我趕場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我愛吃龍門場的鍋盔夾涼粉，那時候的鍋盔夾涼粉只賣兩角錢一個，外婆卻顧不上自己，只買給我吃。買了鍋盔夾涼粉，一面大口地吃着，一面跟着外婆慢慢地走去龍門碼頭，聽外婆在路上絮絮叨叨地講她永遠講不厭的「鯉魚跳龍門」的傳說。外婆迷信「跳龍門」的傳說，總是囑我多讀書。她一直相信，書讀多了，總會跳過龍門，一躍成龍的。

「鯉魚跳龍門」的地方就在龍門沱，春夏季最美，碧綠的嘉陵江和一江之隔的小山，在清晨時分總是被大霧籠罩着，江面白帆點點，卻又在另一層輕紗中若隱若現，宛若仙境。那時的龍門沱還有一大片的沙灘，沙灘上有着大片的蘆葦叢。初秋時節，蘆葦花盛開，我和外婆常常坐在碼頭的石階上，凝望着遠處江面上的白帆和眼前的在秋風的吹拂下輕盈起舞的蘆花發呆。我便想起讀過的《詩經》裡的「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感受着那一刻如詩如畫、如夢如幻的美景，憶着自己同樣美麗的未來，便也不覺得在鄉下所過的日子窮苦了。那是我和外婆之間唯一能夠拋開人獨自享受的最美麗最私密的時光。

如今外婆不在了，每次返鄉，去過龍門碼頭，回到鄉下去外婆墳前拜祭，告訴她碼頭上的變化，以及我自己的變化。無論怎樣地變，遊子對故鄉的思念和眷戀是永遠不會變的。（返鄉雜記之三）